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八

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為非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

夏四月諸王納延反五月帝自將討平

之秋八月還上都　先是有告納延反者帝遣巴延往覘虛實納延謀執之巴延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納延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實克布哈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諾延曰大王聞納延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諾延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延之黨金嘉努塔布台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延堅壁

不出司農卿特爾格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坐特爾格進酒塔布台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至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伊蘇特穆爾將蒙古軍並進納延敗走追執之秋八月帝還上都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右楊居寬十一月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郭爾根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僧格奏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

專僧格怒令左右拳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圖共議之曰此曹狡獪毋令他日得以勝問誣伏為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嚕噶齊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鉤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僧格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僧格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僧格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相

左丞相阿珠卒

戊子至元二十五年

春正月帝畋於近郊

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　從僧格及嘉木揚喇勒智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徒

三月帝還宮遂如上都　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謝帝曰汝豈漢人比邪

托歡引軍還為陳日烜所敗日烜尋遣使來謝罪　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

濟寧王特穆爾　封二十年子二阿克巴拉僧格巴拉

魏公阿嚕　以雲南行省尚書右丞卒謚毅敏追封魏國公改謚忠節

成武公伊蘇

安南國王陳日烜為托歡所追因遣使請降以款師復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等率衆來攻將士多被度不能進遂謀引還日烜復集兵遏托歡歸路樊楫

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夏四月徵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辭不至　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名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　厮養卒亦不可得辨論凡數千百言卒不

台以昭勇大將軍卒追封成武郡公謚顯敏

永平公阿勒台以昭武大將軍卒追封永平郡公謚忠亮

阿巴齊皆戰死札撒由閩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貢金人以代己罪

馬八兒遣使來朝

行

江南兵起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岱行樞密院副使伊埒默色發四省兵討之

詔皇孫特穆爾行邊　納延餘黨和爾果斯及哈坦等尚劫掠邊郡未下詔特穆爾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托克托呼擊敗和爾果斯扎烏勒呼還至哈拉袞山庇渡果勒河復擊敗諳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河決汴梁　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秋九月帝還大都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　時江浙行

魯公商挺以樞密副使免官卒仁宗延祐初贈魯國公謚文定子五人琥璹瑭瓛琦

恒公焦德裕以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恒國公謚忠肅子二簡潔

省丞相蒙古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曰遣人入建康偵伺臺臣違失臺臣皆憚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蒙古岱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於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自剄於舟中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

置徵理司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

初僧格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僧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於平章約蘇穆爾他省欺賊者必

上黨公樊楫
以參知政事從托歡征安南戰殁文宗至順元年贈上黨郡公謚忠定

彭城公劉宣
以南臺御史中丞被誣自

請以叅知政事實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旣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宜清尚書之政損行者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僧格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遣瀛國公趙㬎學佛於吐蕃

十一月立僧格輔政碑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譏倭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為僧格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僧格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殺仁宗延祐四年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成武公艾貌

艾貌屢有戰功以昭勇大將軍卒後追封成武郡公謚顯敏

清河侯張煕

以東昌路總管卒仁宗延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文用入為中丞首舉胡祗遹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會僧格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文用獨不附之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僧格愈恨之日摭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顏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為大司農

順昌王安塔

祐五年追封清河郡侯謚敏惠子用中　照濟南人幼穎悟力學為鎮江路總管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及為東昌路總管吏民畏服以治最稱

春正月地震

開會通河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二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二月帝如上都

以中書右丞相巴延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琳　和琳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巴延始

以拜達勒為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食

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初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為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

哈　以行江西中書省事卒追封順昌郡王諡武敏子阿里瑪

平昌公管如德　為江西行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叛帝命如德統兵討之諸將

安南

羅斛

女人

緬　以上四國並遣使貢方物

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不食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禁江南民挾弓矢　犯者籍以為兵

五月以實都為尚書左丞何榮祖叅知政事張天祐為中書叅知政事

欲直擣其巢穴如德曰田野之民疲於轉輸介冑之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為功吾不為也於是遣使喻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即擁騎詣降如德卒於軍封平昌郡公謚武襄子淳祖

六月海都寇邊秋七月帝自將討之
冬十月禁百官受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帝還大都
十二月詔括馬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兌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以白絮矩為尚書省舍人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欺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於京師僧格薦擢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俗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　詔天下梵寺所

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為例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夏四月帝如上都

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地大震九月赦天下　武平尤甚地陷

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驆龍虎臺遣鄂爾根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僧格莫敢指切時政時僧格遣實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

鎮遠王伊克圖

睿宗第八子博綽之孫也以從征海都賜爵鎮遠王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再見

梁王噶瑪拉

太子珍戩長子也始封至三十九年再見

安南國王陳日烜卒子日燇襲位遣使入貢

靖遠王格贊
睿宗次子錫里庫之曾孫也始封

鄂爾根薩里入奏於帝謂須下詔蠲除庶錢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累耶僧格悟遂

赦天下民賴稍蘇

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巳延等於各路置軍鎮戍恭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蒙古代更易其法今宜復分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閫

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圖罷　安圖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大水　江南民流亡者四十五萬餘人凡發粟五十八萬賑之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春正月僧格及鄂爾根薩里葉李以罪免　天下以僧格鉤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爾曰僧格罪惡甚

南陽公葉李　高麗

以尚書省右丞免官卒順　是歲帝以國王王睶帝至正八年子源為世追封南陽郡子授特進

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
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
賊仁者事也時帝畋鄗北徹爾乘閒
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
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
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
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
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
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怒
召博果密問之對曰僧格壅敝聰明
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令百姓
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
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
詔臺省相與辨駁之僧格辭屈帝曰
僧格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
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

公諡文簡

上柱國又以國中饑給米三十萬斛

安南

是歲帝遣張立道來徵國王陳日燇入朝

參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僧格等官命徹爾率衛士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鄂爾根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業李與僧格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僧格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耶令名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

二月罷徵理司　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

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悉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

以諤勒哲為尚書右丞相博果密平章政事　初僧格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博果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為相博果密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諤勒哲可嚮者籍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諤勒哲名又嘗言僧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諤勒哲尚書右

丞相博果密平章政事

帝如上都

三月踏僧格輔政碑　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五月逮西僧嘉木楊喇勒智下獄鞫之　嘉木楊喇勒智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冢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因以疾固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

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

下僧格獄逮其黨約蘇穆爾誅之　崔彧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者僧格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十兩遂詔下僧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克遜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鈞考日急

天下騷動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
計行省約蕪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
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遜府判
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寘於死
至是僧格敗始得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諤勒哲等並入中書

頒行至元新格　元初未有法守百司
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
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
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
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秋七月僧格伏誅

八月平陽地震　壞民居萬八百餘區
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以咱布魯鼎為平章政事

遣使招諭琉球　琉球在閩海之東地

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至是以海船副萬戶楊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閩人吳志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

冬十月以舒穆德濟為平章政事

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
朝

十二月蠲瀛國公田租　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
之

詔議科取之法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為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名各省任錢穀之臣至

京師雜議料敗之法

壬辰

至元二十九年

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免朝賀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悦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江南福建諸

晉王噶瑪拉

封梁王三年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鄂爾多之地鄂爾多猶華言宮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至成宗大德六年再見

延安王尼雅斯拉鼎

故咸陽王沙木斯鼎長子以陝西行省平章卒追封延安王

洛公王磐

累官太常少卿以資德大夫致仕卒追封洛國公謚

安南

王陳日燇以張立道奉朝命至國曉諭禍福因遣使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願朝之意時朝議謂必先朝而

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時
羣賊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
乞招諭復業
詔從之
二月以伊克穆蘇史弼高興並為福建
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爪哇
三月誅僧格黨尼雅斯拉鼎等
敕珠爾多卜丹罷以特爾格琳沁並為
平章政事
帝如上都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恭懿議中書省辭不
至　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
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珍戩令有司以漢
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
之議及考正歷法歷成授集賢學士
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

文忠　磐少
質肆力於經
史百代文詞
宏放浩無涯
涣性剛方不
妄言笑奏對
必以正不肯阿
意承順上嘗
以古直稱之
平宋之後上
特用師日本
磐入諫上怒
謂磐有他心
對曰臣年已
八十況無子
嗣他心欲何

後可赦日
爍懼遂不
朝帝復遣
梁曾等持
詔來徵

爪哇
國王以帝
遣孟淇至
國黥淇面
淇還帝怒
命伊克穆
蘇史弼等
來代時國
王為葛郎

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
下名士恭懿亦與焉詔起恭懿參議
中書省事辭不至尋卒

夏六月兩浙水　詔免田租一百二十
五萬七千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亂遣右丞程鵬飛將
兵擊之

秋八月帝還大都

罷福建銀冶　初福建參知政事魏天
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
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歛市銀輸官
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
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
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
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為言亦詔罷
之

為耶上意乃斛至是卒年九十二

太原侯王倚

初為太子家丞尋授禮部尚書以疾辭卒追封太原郡侯謚忠肅

國所殺王將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救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

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等使安南徵
其王入朝
冬十二月改封梁王噶瑪拉為晉王鎮
北邊
諸王恭脅將穆爾附海都以叛詔巴延
討之　巴延兵至阿薩爾呼圖嶺恭
脅將穆爾已據之矢下如雨巴延先
登陷陣大破之恭脅將穆爾僅以身
走巴延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俘其
餘衆以歸
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　珪弘範
子也帝謂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
力者三世矣

癸巳

至元三十年

梁王松山　東平王安圖　高麗

春正月右丞相安圖卒
始置社稷　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置之
汰冗官　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二月嘉木揚喇勒智子堪布為江浙行省左丞　尋以江南民怨嘉木揚喇勒智不已罷之
帝如上都
三月括諸路馬　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孛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劉因卒
六月詔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召巴延還以伊蘇特穆爾代之　時有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者詔特穆

帝曾孫鳴瑪拉長子始封

魯國忠武王　穆呼哩五世孫也至元二十八年以右丞相罷至是卒成宗大德七年贈東平王謚忠憲子烏爾古岱

國王王睶　更名昛遣使入奏乞功臣號詔錫推忠宣力定遠功臣昛尋入朝

安南　國王陳日燇以梁曾諷使入朝不從遣陶子奇偕曾入貢子奇

容城公劉因　初以處士徵為右贊善大夫辭歸復以集賢學士徵

撫其軍以太傅伊蘇特穆爾輔行名巴延居大同以俟後命伊蘇特穆爾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蘇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遁去乃名伊蘇特穆爾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以伊徹察喇知樞密院事　伊徹察喇博囉罕孫也僧格之敗實伊徹察喇潛奏劾之至是以為知樞密院事

固辭不至至遂被拘于是卒仁宗延江陵祐中追封谷城郡公謚文靖　因天資絶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日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

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
議舉兵伐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彗出紫微垣　帝憂之夜召博
果密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博
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
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
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
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
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
懼修省詩曰敬之天怒三代聖王克
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
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
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
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
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

之所長曰邵
至大也周至
精也程至正
也朱子極其
大盡其精而
貫之以正也
愛諸葛孔明
靜以修身之
語表所居曰
靜修

意可復詢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赦

十一月以巴延為平章政事

甲午　至元三十一年

春正月帝崩　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色

辰皇帝

梁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與國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士士雖世世不乏而況于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惟吏師而已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毋乃未之思乎

葬起輦谷　谷在漠北不加築為陵諸

淮王巴延　安南

蒙古巴琳部人以太傅知樞密院事卒成宗大德八年追封淮安王謚忠武順帝至正四年子滿達爾嘉特巴延深沈有謀略善斷

帝皆從葬于是云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時穆呼哩曾孫碩迪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彧以告彧召秘書監丞揚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大妃鴻吉哩氏妃以徧示群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于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齋捧之

夏四月皇孫特穆爾即位于上都大赦

特穆爾南還及宗室諸王會於上都定策之際諸王有違言者伊蘇特穆爾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實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巴延亦握劍立殿陛宣

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還朝裝惟衣被未嘗言功也

高唐王奇爾

濟蘇

鴻觀部人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之曾孫也阿勒古斯托克塔古哩從太祖平

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王王皆股栗趨殿下拜皇孫遂即位

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曰皇太后　改太后所居舊太子府為隆福宮

五月以伊蘇特穆爾為太師巴延為太傅伊徹察喇為太和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復以特穆爾為平章政事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以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興七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帛皆

奈曼有功卒追封高唐王是年奇爾濟蘇以封宗王額布根有功因襲封高唐王爵至成宗大德二年再見

清河公張礎以安豐路總管卒追封清河郡公謚文獻子淑

不受尋卒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博果密罷爲陜西平章政事尋復留之

初世祖崩時博果密得預顧命丞相諤勒哲以其年位在上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從其言河東守臣獻嘉木博果密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此數本耳博果密曰如此則既無益于民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所稱爲之都勒斡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博果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

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博果密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博果密曰卿且休朕令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為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諫議不合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博果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冬十月帝至自上都　帝巡狩賚音布拉之地董丈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君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廻還京師帝悟遂還

弛江西銀冶課額　江西省臣言銀冶

歲輸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
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為額

十一月罷江南行樞密院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巴延時巴延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以何瑋為參知政事巴延徹爾參議省事　初帝諭右丞阿里參政梁德珪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僧格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所屬俾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

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巴延徹爾平章政事巴延弟也巴延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平章于上弟參議于下何所嫌也

詔改明年為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事巴延卒

禁侵擾農桑者

乙未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

諱特穆爾世祖孫裕宗第三子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

春

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

廣平王伊蘓

廣平王博爾濟之孫也以太師鎮北邊卒至帝大德五年追封廣

安南

特穆爾

遣使入貢

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資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以上夢炎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于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于李邪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

平王減貞憲

濟寧王旻濟台

濟寧王特穆爾之弟也特穆爾至元二十五年卒二子皆幼至是以旻濟台襲封

賢於夢炎也

三月地震

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强豪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户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釐正選法　省臣言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不別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敕珠爾多卜丹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五月陞江南諸縣為州　以户為差户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者

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
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為州
六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扆議發
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
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
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
貸尋亦命下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一月伊蘇特穆爾卒
十二月立皇后巴約特氏

丙申

元貞二年

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輒罪官吏
時諸王錫錫等部曲率恣横擾民
駙馬曼濟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
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蔡公張弘略
汝南王柔第八子也以河南行省參知
政事卒追封

二月以博果密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為平章政事　博果密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博果密曰貞實勝臣乃拜博果密為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

三月帝如上都

夏六月頒官吏受贓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喇卜丹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

蔡國公謚忠毅子玠理琰

鄂公史弼

以平章政事封鄂國公卒

少備

秋

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
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一期
至盡減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强盜一
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
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
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神上疏
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誅之
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
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
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
子之不幸彼强梁之徒執兵殺人有
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
脫縲絏即行剽既不感恩又不畏法
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
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

乃嚴飭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括江南隱蔽田　儿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贑州兵起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擊平之　贑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追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熾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于法復誅姦民之為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効數日六十擒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言黜贓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代

大德元年

春正月以賴森特穆爾為平章政事

詔改元大德赦天下

帝如上都

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且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尤不可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

鎮西武靖王

特穆爾布哈　世祖之孫西平王敖拉齊之子始封

呼

昇王托克托　欽察國主之裔也以同知樞密院事卒追封延國公謚武毅後加封昇王子綽和爾至十一年再見

鄭公敖拉齊　北拉台人以江西行省平

高麗　國王王昛請於朝願傳位於世子謜帝乃封昛為逸壽王以世子謜為高麗王

緬　先是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使奉

聞其後侍御史旺沁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諤勒哲博果密鞫之博果密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諤勒哲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旺沁復元禮職初司程陛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初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命

章政事李廷
封鄭國公謚
忠宣子拜珠

表入朝請
歲輸銀帛
馴象等物
至是詔封
為緬王賜
銀印子信
合八的為
緬國世子
賜以虎符

壽公董文用
趙國公俊子
以翰林學士

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求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徳横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强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氾濫歸徳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户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争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

承旨致仕卒追封壽國公謚忠穆

馮翊公雷膺

以集賢學士卒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子肇

復決隄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
河復故道竟如丈言
祅星出奎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紳和爾攻破巴
琳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
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
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
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土
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戊戌

大德二年

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伊徹察爾
請也凡舉大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

高麗

高唐王壽爾

濟藏

國王王昛

進封五年以既傳位于

登於俎而割頁之餘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升諳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擲於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珍戩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梁德珪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地師震世祖怪州郡報因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于微察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降遁遇敵三子頫有言戰三克乘勝頫僭設司逐北馬踐為空司徒等殺所執誘使官而又擬降不屈又欲殺臣金呂妻以女甫爾帝召頫入濟孫毅然曰朝因留不我天子婿也遣復以眂非天子命而為王可再娶乎竟不屈死馬大德九年謚忠憲追封趙王子尊奇爾濟蘇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

安南

爪哇

罷中外土木之役　帝諭尚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因以節用為請遂罷中外土木之役

帝如上都

開鐵幡竿渠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不用爾

三月以兩淮閑田給蒙古軍

夏五月以何榮祖為平章政事

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爾哈雅下湖廣張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

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

金齒

林公謁勤哲　以上三國並遣使入貢

國

欽察人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林國公謚武宜

鄭公崔彧

户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為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户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差重云

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諳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王謜入朝

江西江浙水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取一

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

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

以御史中丞平章政事卒武宗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駙馬高唐王奇爾濟蘇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己亥　大德三年

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說豈可一一盡從耶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微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賚貧民多采用之

以哈喇哈遜為左丞相　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遜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遼王永和爾　睿宗第七子頒呼布格之子也始封至九年再見

雲公特爾格齊　以婺州路達嚕噶齊卒追封雲國公謚簡肅

趙公何榮祖　以昭文館大學士卒追封趙國公謚文憲

高麗　遣使入貢

緬　國王遣世子奉表入謝兼自陳部民為金齒殺掠帝因止命問歲貢象仍賜賚遣還

二月帝如上都

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伊蘇岱爾傳勅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書成上之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復立征東行省　高麗王昛既復爵既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昛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奇爾濟蘇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為嘉木揚喇勒智冒入寺籍為佃戶至是因

省臣言檢放之

八月己酉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刻已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凡十事以聞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以鄂爾根薩里為平章政事

帝初撫軍北邊數召鄂爾根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名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從入中書鄂爾根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命凡子哈尚鎮漠北　哈尚帝凡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帝以寧遠王庫庫楚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哈尚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喇勒智喇斡上民所不便十餘事于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庚子

大德四年

春二月丁未朔日食

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后有賢德事昭

魯公博果密緬

以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

先是國人僧哥倫作

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

三月帝如三都

夏四月以布呼齊為平章政事

五月緬阿散哥也弒其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雲南平章政事色辰額呼等發兵討之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博果密卒

秋八月更定蔭敘格　正一品敘正正五從五品子敘從九餘以是為差蒙

國事卒武宗時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子二和和庫庫

博果密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于知人多所薦拔其學先

亂國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卒其黨囚王于豕牢王尋遇害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色辰額呼等率行省兵二千人來討

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閏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遣雲南省行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　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百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遜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勞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喇岱等將之以御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置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

辛丑

大德五年

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

罕

北安王諾摩昌王阿實克

以從哈尚討

躬行而後丈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每聞其言必數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也

高麗

國王王昛

平章奇爾濟蘇言高麗王暹署官府
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
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
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權正
之既而王眂言設行省不便帝亦以
奇爾濟蘇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
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
迎兵反　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
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
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
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
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
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
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
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衆惑之

封二十年卒
仁宗延祐中
賜謚昭定

鎮南王托歡
封十八年卒
子妻章襲封

拊勤勞有功
封呂王子拉
薩哩

以朝廷設
征東行省
監制本國
不便奏聞
於帝詔罷
行省

洹公唐仁祖
鄉和爾人以
翰林學士承
旨知制誥卒
追封洹國公
貞子恕

緬
遣使入貢

齊公張弘綱
以河南萬戶
從劉深征八

金齒
金齒地近
八百媳婦
諸蠻相效
不輸稅賦

隆濟遂連蛇節率苗獠諸蠻攻破楊黄諸寨進攻貴州知府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深谷中梁王庫庫兵救之賊衆稍卻

秋七月詔色辰額呼移兵代金齒諸蠻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海都復大舉入寇哈尚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都勒斡諸部大舉入寇哈尚躬督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實克朗都勒斡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色辰長額呼庶人　色辰額呼等兵攻阿徹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慶等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色辰額呼以下將校受賂狀詔

百姓婦女與賊殺官吏叛蠻宋隆濟時朝廷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詔遣色辰額呼等移征緬兵來討

等戰殁追封齊郡公謚武宣

潁川侯陳思濟

以僉河南江北等處行省事卒追封潁川郡侯謚文肅子誠

壬寅

大德六年

廢及察罕布哈色辰額呼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帝還大都

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明哈喇哈遜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晉王噶瑪拉

東平王烏爾安南

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偏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稟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撫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史臺鞫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偏流其妻子遠方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　宋隆濟累攻閔貴州不解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

改封十一年卒仁宗朝謚獻武子三人長伊邇特穆爾嗣爵次松次德勒格爾布哈後英宗遇弒伊邇特穆爾即位是為泰定帝追尊噶瑪拉為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

古岱

丞相安岡子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卒武宗至大二年贈東平王謚忠簡子拜珠

遣使入貢

師兵伐之經過八省縱横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遁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比聞從征喪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苟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其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

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
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
者懐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
兼濟功乃易成不報遂謝病去
詔收富民護持璽書　帝語臺臣曰聞
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貧者流徙對
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
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為便命
即行之毋越三日
二月帝有疾
三月赦
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伊
蘇岱爾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
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
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
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寨遣

伊頽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
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　太史院失于推策
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　至有
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始
息
冬十月帝還大都

癸卯

大德七年
春二月以阿喇卜丹茂巴爾斯並為平
章政事
汰諸司冗員　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
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

興元王諤勒高麗國王王昛
括
以右丞相卒　既復位厚
追封興元王　欽淫刑罔
謚忠憲　諤人棄怨於

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黜汙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㨿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于墨特川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過逅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既而餘黨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于墨特川擒斬蛇節隆濟逃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以獻詔斬之條嘗相繼平

復以特爾格為平章政事　初特爾格乞

勒哲入相　成宗朝因得國倒格獎政捐相吳衍專免積逋恪守擬醮閣王成惡散財發文子狀詔采以頒賜百遣王約來姓帝付任之諭非泣謝意最重而能罷且請子願之以安靜源還國奸不急于功利人黨與悉故吏民守職從約治逐樂業世稱賢執祈送闕相云

趙公圖古勒

以樞密副使卒追封趙國

樞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特爾格諳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

誥勒哲及巴延等俱坐贓巴延等免官誥勒哲釋不問 初朱清張瑄獮以金玉結實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御史杜肯揩等言誥勒哲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詔巴延察喇卜和卓梁德珪巴特瑪沁等稍戍遠邊改真郢爾根薩里等罷職不敘俱籍其家惟誥勒哲不報

誅剛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喇哈遜曰徽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公謚文肅子山僧

天水侯趙與熛

宋宗室子以翰林學士卒追封天水郡侯諡文簡子孟貫 與熛嘗與許衡論伊洛關與衡推敬之其在朝忠言讜論無所顧忌死後家貧無以

帝如上都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于經外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訓誨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以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諡文安

夏閏五月戊午朔日食

右丞相諤勒哲卒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

為葬帝命有司賻鈔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

二州為邊鎮重地令大軍乃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東立屯田以供軍從之

秋七月都勒幹遣使乞降　都勒幹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都勒幹乞降事當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瑪古哈喇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霪雨害稼部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備濟之

以哈喇哈遜為右丞相阿固台為左丞相

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

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荅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不得一見帝言欝欝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九月帝還大都

復以浅巴爾斯為平章政事

遣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久任者　時

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 簽樞密院遷努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甲辰

大德八年

春正月地震　平陽尤甚民居摧毀

二月帝如上都

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尋復分教於上都

夏五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帝還大都

復巴延等官以阿里為平章政事　御史杜肯構等言巴延等樹黨受賕讁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闕名復相位又與原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巴延梁德珪巴特瑪沁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密喇卜和卓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

威武西寧王

徹伯爾　睿宗第六子錫里庫之玄孫也始封至十一年再見

冀公葉仙鼐　鼐和爾人以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謝事卒追封冀國公謚敏忠

安南　遣使入貢

懷寧王哈尚　以順宗次子封至大德十一年即大位是為武宗

益公李庭　以平章政事卒追封益公公謚武毅子大用大椿大誠

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立哈尚為懷寧王

齊公劉國傑 以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齊國公謚武宣子托歡

太原公王惲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致仕卒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子公孺

乙巳

大德九年

春二月建天壽萬寧寺　尋敕毀之
三月帝如上都
隕霜殺桑　般陽益都河間諸路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餘本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壓死二千餘人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喇哈遜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集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圜丘禮

威定王永和爾　封定遠王七年改封威定

武寧王徹徹爾　以中書平章政事卒追封徐國公諡忠肅英宗至治二年追封武寧王諡正憲子多爾濟

高麗　國王王昛卒

衛安王諤勒哲　憲宗第三子永隆達實次子也始封至武宗至大三

高唐王扎古納　高唐王奇爾濟蘇之弟也

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閒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鞂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

年再見

奇爾濟蘇大德二年卒子專尚幼至是以扎古納襲封

濮公蒙古台

以雲南行省左丞卒武宗至大四年追封濮國公諡成懿子和爾齊

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秋七月命兄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居懷州　達尔瑪巴拉次子哈尚母弟也

以段貞巴特瑪琳沁並為平章政事

八月給曲阜林廟灑掃户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

不愈於彼乎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丙午

大德十年

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寒為其徒者坐視不邺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推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閏月以徹爾阿薩爾並為平章政事

二月帝如上都

鎮寧王博囉

廟宗孫鶴喇呼布哈子始封至仁宗皇慶元年再見

濮陽王圖卜特穆爾

以駙馬封至仁宗延祐四年再見

高麗

國王王謜以大德二年入朝帝留不遣王昛既卒因遣謜還國復襲王位謜尋改名章

澤公鄭側宣

以大都留守卒追封澤國

夏五月遣高麗王謜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秋八月開城地震　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公諡忠宣子阿爾斯蘭嗣

丁未

大德十一年

春正月安西王阿南達及諸王莽賚特穆爾入朝

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曰諤勒哲圖皇帝

左丞相阿固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哈喇哈遜遣使迎懷寧王哈尚於漠北及其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后以己嘗謀出

越王圖喇

太祖次子察罕台四世孫也武宗即位以功封至武宗至大三年再見

楚王伊克圖

魯王多阿克巴拉

濟寧王特穆爾長子特穆爾卒時多阿克巴拉尚幼至是加封魯王至武宗至

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封鎮遠王十
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八年武宗即
命名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位改封
阿固台平章賽音迪延齊巴特瑪琳
沁巴延及諸王彝賚特穆爾陰左右
之謀斷哈尚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
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固台以祔廟
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
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
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
可阿固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
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
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
喇哈遜收百官符印封府庫稱疾守
宿掖門內旨曰數至皆不聽衆欲害
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密喇托克托

鎮遠王圖烈察喇

特穆爾

鎮遠王伊克圖之子也武宗即位以父子忠勤伊克圖改封楚王因以圖烈特穆爾襲封鎮遠王爵

淇陽王伊徹

大二年再見

博爾歡之曾孫也以太師錄軍國重事出為和琳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至武宗至大四年再見

計事京師哈喇哈遜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於懷州

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是懷州誅阿固台等執阿南達歸於上都　哈喇哈遜使至懷州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喇哈遜覘之因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喇哈遜

齊王班布爾實　烈祖第二子哈綽奇哈爾之曾孫也武宗即位封

奉元王賀仁傑　以上都留守請老歸第武宗即位念世祖舊臣召赴

濟王圖烈納　烈祖第三子哈準之孫也武宗即位封至仁宗皇慶元年再見

闕道卒追封雍國公謚忠貞仁宗延祐六年進封奉元王子勝

寧王庫庫楚

趙公鄂爾根

許之夜遣人收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嘗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復遣燕嘉特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芥賚特穆爾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固台巴特瑪琳沁賽音迪延森巴延等誅之諸王庫庫楚伊克圖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王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遜日夜居禁中以倫夔伊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

封寧遠王二十四年武宗即位改封至武宗至大三年再見

幽王徹伯爾　封威武西寧王四年武宗即位改封

嘗王額森特穆爾

薩里　以中書平章政事卒仁宗延祐四年追封趙國公謚文定子三人約珠玖珠遜珠

應公齊蘇　以扈從功拜光祿大夫領詹事院事加特進封應國

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勿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懷寧王哈尚至上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南巴達及諸王幷賚特穆爾遂即位大赦

初哈尚聞帝崩自阿勒台山至和琳諸王勳戚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平內難其母鴻吉哩妃惑於日者言欲哈尚讓位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哈尚聞之語噶喇托克托曰我捍邊陲十年又屑次居長罡命之言茫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

封雲南王二十八年進令封至泰定帝致和元年再見

北寧王德勒格爾布哈

顯宗第三子武宗即位封至武宗至大四年再見

安西王阿南達

公專卒子三人長巴圖次拜特穆爾

秦公托克托

為御史大夫武宗即位封秦國公至武宗至大三年再見

容公綽和爾

為知樞密院事武宗即位

而赤祖宗之訖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昂輝由中道綽和爾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托克托馳至大都入道哈尚言妃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憂今貪懟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哈尚不至復遣阿實克布哈迎之倩道西安謀變始末及太弟監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托克托繼往行至中道哈尚與中望見之趨使同載托克托倩述妃言哈尚大感悟即以阿實克布哈

封二十八年以謀變伏誅

封容國公至武宗至大二年再見

鄆公特古勒

德爾

為御史大夫武宗即位封鄆國公

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阿裕爾巴
里巴特喇即侍其母來會於上都哈
尚遂即位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為
皇太后
加哈喇哈遜托多爾海並太傅阿實克
布哈太尉
以塔喇海為左丞相綽和爾奇塔特布
濟克蘇賚布哈並平章政事
六月立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
詔定祔廟之次哈喇哈遜等言與翰
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
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謚
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
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
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

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鴻吉哩氏宜諡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

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也非禮矣況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升祔而躋順宗為成宗之上者乎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哈喇哈遜何瑋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以紓和爾布哈齊並為平章政事

秋七月封圖喇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喇哈斯為和琳右丞相以伊徹察喇為和琳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固台有勇力人莫能近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

喇哈遜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國喇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國喇因譖於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錄軍國重事哈喇哈遜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以塔喇海為右丞相塔斯布哈為左丞相達實哈雅嘉琿帕哈哩鴉拜布哈

並平章政事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
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
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
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
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
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以都指揮使沒移蘇及伶官實廸等並
為平章政事　沒移蘇以角觝屢勝
遙授平章政事實廸等授平章仍領
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
部逮之實廸等以玉宸與刑部秩皆
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
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收之散官

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遵舊制降之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賜諸王孝經　中書右丞孛囉特穆爾

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以塔爾海為平章政事

九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命王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中書令事後僧格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莅之制可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何從易米請於朝易米以行

徵處士蕭𣂏為太子右諭德　陝西奉

戊申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

定王永和爾

順德王哈喇

高麗

元人初出為府史語嘗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慕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諡貞敏

詔改大德十二年為至大元年

諱哈尚順宗長子成宗姪在位五年年三十一

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自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

改封威定王四年又改令封	寧肅王托克托 太祖孫卓沁太子第五子始封	隴王呼魯蘇 太宗第六子哈達之孫也
哈遜 以太傅右丞相卒追封順德王謚忠獻子托歡	梁公何瑋 以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卒追封梁國公謚文正	應公三寶努 是年初封渤國公尋加中
國王王章奏言於帝曰陛下令臣還國復設行省國中比歲饑饉又以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益不勝其困詔罷行省		

江六路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訴於璧璧訪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梜引璧髮捽諸地捶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以托克托穆爾為平章政事

始封

陽翟王圖們　太宗第七子默哷之曾孫也始封

壽王奈曼岱　烈祖第四子特默格之曾孫也始封

書右丞相改封應國公至三年再見

魏公嘉璘　為平章政事加檢太尉平章軍國重事封魏國公

康公阿實克布哈　以中書右丞相封康國公

夏四月罷征東行省

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秋七月皇子和實拉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築呼鷹臺於漷州　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漷州澤中

以塔斯布哈為右丞相奇塔特布齊克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毋沮撓之近侍官屬

明年再見

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
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採草根樹
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
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置渤幹巴渤為翰林學
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
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
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
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
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
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
第廩藏空虛用度日廣恐至不繼宜
斷御緡況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

預者乞中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給之

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

罷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內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擇習農務者往督其可興者興可

廢者廢謫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遜卒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
以齊勒特穆爾為平章政事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初無悛心尚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鄯勒斡之子庫春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欽儼為兩淮轉運使
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

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
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
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
已不可遂止

己酉

至大二年

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始親享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
親享之始
進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
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
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
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
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
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

越王圖喇封三年居常怏怏有怨望意至是侍宴萬歲山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喇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

恒陽王額森布哈以湖廣行省左丞相卒文宗天曆二年追封恒陽王謚文貞子五人額琳沁圖嚕塔斯齊喇阿勒坦額琳

八百媳婦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雲南右丞威來招諭尋以敗去

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
行令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省為
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布濟克為
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三寶努為
蘇為平章政事巴拜為右丞蒙克特
穆爾為左丞王羆參知政事　初帝
從托克托嘉琿帕哈哩鼎言欲復置
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
中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尚書省綜
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令四方地震
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
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
之事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

被誅

襄寧王伊蘇
布爾罕
太宗第三子庫庫楚之玄孫也始封

沁至仁宗延
祐元年再見
阿勒坦初以
孝行聞於朝
拜海南道宣
使都元帥
咸陞素著寛
入帖服在鎮
期年以省覲
辭去是年奔
父喪於武昌
以哀毀致疾
卒天歷二年
追封趙國公
謚貞孝

其事始聽其行焉至是納蘇又與巴拜言其事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巴拜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執顧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奇塔特布齊克托克托為丞相三寶努納蘇為平章巴拜為右丞王罴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衞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阻撓者罪之

順寧王阿實克布哈

封康公二年卒順帝至正元年追封順寧王謚忠烈

子巴扎納

句容王綽和爾

封容國公三年進封句容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克克托
御史大夫布琳尼敦領府事取河南
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
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沉思
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
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詔勅哲
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
主上聞之奈何詔勅哲愧曰實慮不
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
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
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
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
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
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
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
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郡王至英宗至治三年再見

趙王汪安
以駙馬封

冀公石天麟
以平章政事卒追封冀國公謚忠宣子珪

雍公呼遜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約蘇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錢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用銅錢

故咸陽王沙木斯爲第三子累官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以母老謝職歸養尋卒後追封雍國公謚忠簡

慮有桐坊令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嚴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倘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布濟克之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

司收粮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粮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行之

十一月八百媳婦諸蠻亂

以阿薩爾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十二月帝親饗太廟

庚戌

至大三年

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晏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罷有

兗王滿濟勒噶　太祖第二子察罕台之曾孫也始封

衛王諤勒哲

魯王多阿克巴拉　封四年卒子阿哩雅實哩襲封

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適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名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鴻吉哩氏

二月寧王庫庫楚謀反流於高麗庫庫楚與國喇子喇特納實哩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竄喇特納實哩於漠北磔西僧特哩等二十四人於市遂欲誅庫庫楚平章政事特爾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於高麗

以紬絲為尚書左丞相

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

封衛安王六年改封衛王

寧王庫庫楚　改封四年以謀叛流高麗

趙王專　趙王奇爾濟蘇子也初專痛父死節請於朝得歸葬至是專襲封

薊公王壽　以集賢大學士卒贈薊國公謚文正

秦公喇勒智

侯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帝如上都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努總百司庶務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秋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詔減宮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偫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詔大司農修明勸農之令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　先是三

制幹以湖廣行省左丞卒初贈寧夏郡公謚忠惠尋贈秦國公子三人長瑪南次韓吉訥

齊公約蘇為尚書左丞相駙馬都尉封齊國公明年再見

賓努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斯蘭 阿爾斯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稱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外冤之

城中都

辛亥

至大四年

春正月帝崩 廟號武宗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

湘寧王德勒格爾布哈

淇陽王伊徹察喇 安南

義公托克托 封奉國公四年改封義國公明年再見

楚公三寶努 改封應國公三年又改封楚國公明年再見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托克托三寶努納蘇巳拜王羆流孟克特穆爾於海南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等姦貪害政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括民田悉還之民

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諤勒哲李孟並平章政事

封北寧王五年仁宗即位改今封

封五年自和琳行省入朝尋卒謚忠武

占城

秦公李孟

為平章政事仁宗即位封秦國公至延祐二年再見

金齒

羅鬼

播公楊賽音布哈

為播州宣撫使討盧崩叛

以上四國俱遣使入貢

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　召先
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
謙張律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
士珍蕭𣂏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
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
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
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賢路重
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
弊

二月罷咏喇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左丞
相　托克托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
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浙湮廢
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
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之日密
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
也俄有詔禁作土工托克托曰歆天

鑾卒於軍仁
宗即位追封
撫國公謚忠
宣子嘉貞襲
爵

義公托克托
改封二年以
罪誅

楚公三寶奴
改封二年以
罪誅

齊公約蘇

莫先勸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
功何尤也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詔百司遷陞品秩者復舊制　既又諭
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
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
歸一頒行天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寧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邦寧既
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
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
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
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慙悔
累日　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
等畏帝英明乘閒言於武宗曰陛下
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

封二年以罪
誅

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帝以至大銀鈔輕重失宜至大大元銅錢新舊恣用行之未久為弊滋甚詔並罷之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幣楮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陝西侍御史趙思賢諫曰蠻夷事在羈縻今弟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

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利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常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

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益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勵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材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九月還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遥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爵授田如故

詔改明年元為皇慶

冬十一月罷營繕 帝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縷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因李孟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復以阿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併授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令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

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八